



天原發微卷之五下

易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攬一句說
入鬼神上去仲尼贊易以後自顏魯思軻以下至于周
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降是則晞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
又別作一樣看釋以鬼怖人令人皈嚮則不墮輪迴老
以僊誘人令人修煉則可長生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
為像而廟之巫覡嘯呼而祝之曰如是而已孰能探造
化蹟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間妙用
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

易六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屬陽故明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亭毒寥邈又有幽焉下入黃泉幽矣發育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為準存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亦衰故陽為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滿屈者伸枯者榮光風霽月融溢充匝並可以見神之情狀陰為主則陰來消陽生意摯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淒風陽氣消盡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管生若無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

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可以

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之道而知天地造

化源源於是非太極之妙有以為之歟妙字原本作美極不可言氣言朱子謂太極

者本然之妙故以妙字易之或問易言天地日月四時

而終之以鬼神者見易言乾指二氣之屈伸而言也周子

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生者見周子太極圖說指在人一氣之

聚散而言也然則天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

也死生其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魂屬天陰魄屬

地死則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舊還大原裏去故

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

化鬼神屈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
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
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
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
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
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
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
事殺吾寧也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

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
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
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為常事也記與魯論獨
載童子寢疾時事為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
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為奇哉胡明仲曰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
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為人得此氣而生死則復歸大
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原裡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天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

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通上
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皆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

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午前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
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
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
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
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雷鼓舞
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是神風休雨過雷住
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
不散為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
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
如海漚凝則水浮則漚然水之才
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

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
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
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
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
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
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天豈有類之可言
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
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盞立尸煇蕭灌鬯或
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
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

以世俗麓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軀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寥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寧按朱子謂橫渠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言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又引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後黃瑞節輯正蒙附錄已載其言矣今魯齋撥取正蒙中所言太虛氣之聚散以海之冰漚爲喻謂知死之不止者可與言性等語共爲一章而載朱子所論四五百字於其下其辨難精切發明至到有以補正先儒之失啓迪後學之疑正蒙附錄中未及收載而魯齋於此載之於

學者甚有益宜深玩之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於輪廻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尔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靈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擗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

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求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也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老陰老陽屈者爲鬼少陰少陽伸者爲神東南爲明西北爲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浮僞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詔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

不如橫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之影情者性之影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一陰生自子生已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

應是一一物物物皆然但陽常為主而陰常為影如牝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十二月月初則月生明月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箇仁義禮智之理外面便影得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魂為神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曠

又曰思慮未啓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知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覷善惡形于言發于行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

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
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
君子慎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不
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
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已知之况於鬼神
乎君子於此唯敬以直內而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
不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始用其力也邵又曰人心之
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以欺天也可不戒
哉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
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
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
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
曰聰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言八者備然
後謂之人

此就人之形骸內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
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
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
精神魂魄按朱子語錄云五鬼屬木鬼屬金所以說三鬼
七鬼是金木之數也魯齋語久分別觀者難
曉精為形而陰鬼附氣為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

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王以灰滅為極形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兆以安厝之腎北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為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氣之位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為之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虛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為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為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偽也人能立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為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有府焉肺為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脾胃以流其渣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鶻龜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文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採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為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

窮一世深曉之矣嘗曰道家愛啞人鉛汞玄牡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焚魄之說以精神言也焚營也陰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蓋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衛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為爾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氣是實底魂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為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元所歸故為變

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曰魄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神也蓋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既生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為主為幹淮南子曰天氣為魂魄屬形骸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

魂魄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自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涼魄冷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去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月黑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

是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柢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聵耳何以爲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知便屬心若其苦酸酸要從舌上過陰主感受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爲人物之躰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魂氣上遊躰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爲主已死後鬼爲主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死則氣必浮又曰躰魄降于地者以魄本歸形人死則形歸于土聖人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爲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噓吸出入知覺運動者之類鬼之盛謂

耳目精明能視能聽精血強盛之類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王祭享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固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

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陽交而爲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宗已死以何而來曰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求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盡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

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誠敬盡即便引聚他那氣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總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

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心裏去此心總動彼氣便應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君蒿使人精神竦動處其風肅然

是悽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者神故建

設廟事燔燎糴香醜以蕭光使氣上騰皆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魄者鬼也故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醜以俠醜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雲雨是山川之氣發揚于上是神靈光明之氣動於此即應於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此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此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鬯龜用牲血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此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興雲雨

者只是氣蒸成尔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緣遇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不問着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或問朱子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神示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但以我之氣而接其氣若盡其誠敬即上蔡所謂要有便有也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

日暑月寒晝明夜晦春生秋殺夏長冬藏其生成萬物者皆鬼神之功用有迹可見也又曰妙用而不可見者

視無形聽無聲解物而不可遺道無又有道有又無倏然忽然或變或化於虛空中而有雷有風為雨為雹於樹枝上忽生花生葉或謝或開此天地間公平正直底鬼神人所共觀而不以為怪者也至於暮夜而有鬼火白日而走飛磚歌梁觸骨附耳人言千妖萬狀不可勝紀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春秋所謂石言于晉金鼎鑄而有怪伏漢劔試而神鬼嗥范魯公之鬼翁孔道輔之蛇笏可信不可信乎曰此皆一氣雜揉所生涉於邪暗人以為怪者皆非天地之正氣也蓋鬼神之生於陰陽亦如人之生於世也又有許多物亦有許多鬼神亦有許多滿天地間密拶拶地隨象賦形各各具足不可謂無也生於天者為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格鬻之變生於地者為山川草木則有山魃海若魍魎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而為變者則有滔天燎原兩土崩崖之變至於人也其正者為聖賢君子其變者為愚騃癡蠢為悍暴強梁又其大者不翻濁河清則為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為聰明正直之神而朝食百世或嚼冤茹苦而結為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尔朱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

程子又曰伯有為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謂非死生之常

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又殺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晉趙景問曰伯有猶為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冑其用物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

所載不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尔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昔荆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昂漢殺孝婦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鵠亭之寃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請各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趨向而茫無指準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

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
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
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夫子以德爲
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一類看如人死
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於
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
於山夔土類水魍木妖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葦誅囚而
躬對不可不信也或懸額附箕或生靈起鶴天地間自
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
自作一類看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則谷永所謂明於
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
鬼不神脩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
殼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陰陽之氣此心統動便
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軀天地之帥吾其性吾心正則
那公平正直底鬼神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遊魂戾
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如魚在水外面水即
他肚裏水鱖魚肚中水便是鯉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
以喻大後世以來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神
荒矣嗚呼悲哉

聯空附

子程子曰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釋學淋漓滔天子朱子

曰佛氏豈有邪心但不合正理爾今叙述其言于后與同志者共核焉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為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楊稚氏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地獨子愛其死乎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蓋神仙之學本於老子其流有四養生者為神仙方藥陰謀者為申商韓非放蕩者至劉伶阮籍而極清談者至王弼何晏而淫皆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未知末流至此也

程伯子曰儂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又曰若居山林鍊氣延年則有之如爐火然置風中則易過置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朱子曰飄飄學儂侶遺世在雲山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且取魏伯陽參同契與蔡季通共籌之曰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泄爾今人之氣運出外去也其與程子密室之言有異乎第疾其為異端之學爾歐陽子曰禹走天下乘四載浩百川形亦勞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物內不動心樂矣

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命之長短皆天也非人力也不成賊以盡其天年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壽此上智之所同也其次或絕欲鍊氣以求諸內焉亦庶乎其愈於妄意貪生者彼有吸日月精茹草木金石以求之者外物安足恃哉

朱子曰老子看得天下事爛熟了都從反處做起剛者易屈他只是弱故能剛靜者能忍故無情便是殺人也不憚故流入於變詐刑名也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流是如此豈強安排哉

其說曰因者君之綱只因循包容將去發出來便教你

支吾不住子房全是學他如峽門之戰與秦將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回車殺之只是柔弱之發可畏可畏謀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彙彙成矣老子只是占便宜凡事推惡離己不肯自把子房兩次為韓報仇皆不自做一攬撥高祖入關報秦及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後來定太三只教四老人出來到了推與別人做張宛立言蓄去情系而未流為智術清靜無為見物情而知事更術所由出無情而至於無親則忍矣刑名所由用朱子又謂陶淵明亦是老莊老氏初是清淨無為却帶得文生不死今說得不死一項却成箇巫祝事理會

目經兩節變了人說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
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來他是著書
亦外壽考終久不能不散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吾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王
於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佛者曰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羅鶴林大經曰老莊以身為壽之
為苦死為樂今神仙方士欲長生不死正非老莊佛氏
之說歐陽公貪生畏死之言殆非也老莊何嘗貪生畏
畏何嘗畏死貪生畏死僅是排方士而已此亦是一說
王曰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宋一
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關楊墨則老莊在其中

字伯陽謚曰聃為周柱下史著道德經
周嘗為漆園吏其要本歸於老子
朱墨墨事見孟子甲不害韓非皆學刑名楊氏為我
遠舉視管營利操者皆不足道後世佛學亦出於一源

楊氏為我近老墨氏兼愛近佛申韓皆本老子為刑名
之學淺陋易見佛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東漢光
帝其說始入中國至晉以後盛行老氏只是要長生昇
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此分數程子謂言近
理而大亂真是也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生死一
今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
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
已無之道家為害終小惟佛學今人談之其害無極蓋
聞學佛者傳燈錄有千七百人其敢道其中無一人

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夕死可笑與曾子曰易言之
理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
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二足方行指其
心曰我本不欲行也二是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
內外都是一理方是道又曰釋氏如以管窺天謂他不
見天不得只是上亡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
事聖人之道如在乎野中四方皆莫不見又曰浮屠之
術最善化誘人故人多向之然亦有不向之者是理明
也橫渠謂釋氏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眼為色根耳
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六根
為感六塵為應以六根神識之微眇窺測天地性命之
根源明其所僅明而不能盡見其全軀

程叔子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
之氣天地間如一大洪爐何物消爍不盡然其散也有凝
有速致堂胡氏曰燭火一噓即滅蕙火經風乃滅或陽言
殺火三月乃滅即其比也人死終散然亦未便盡散釋氏
却謂人死為鬼鬼死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
人來來往往又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鮑商霖問佛輪迴之說亦自有理伊川不以為然胡氏
論秦皇隋主不願生帝王家其辨甚詳佛者之言曰衆
生各因淫欲使世人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生死
於慾人為畜畜為人輪迴相續不絕若修鍊不殺免於

報身即生樂處今驗其不然者自古至今人殺禽獸者不少禽獸殺人者無幾是禽獸當日加多人日加少豈至於無人則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食海內之戶以萬千計于時動物亦不可應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繁多養亂之後人失其食或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亦目覩實事而難信矣又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因在雖大聖亦不能卓然知寤寐之分際死之異於寐也寐則呼之觸之而或覺死則氣已離形光亦脫落大知識泯滅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以往豈理也哉司馬公有言人生含血氣知痛痒或剪甲剃髮從而燒斫已不知苦况死而形神相離魄則化為黃壤神則散而上騰雖有剉燒舂磨亦豈復知也哉唐李舟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何不以君子待其親耶假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佛法未入中國以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知言者可以少悟矣

儒釋老莊要說

孔子曰此以性命為實

此以為實者寂然不動之中萬理粲然而民彝物則無

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順理循法無一或
差自此而修之則躰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脩身治
國平天下無一非理之正吳氏曰伊洛所以異於釋老
者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由格物致知以下而推步
步有實效非若禪家之說推墮澆漾中也朱子又謂莊
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氏則人倫滅盡釋氏虛吾
儒實釋氏心與理為二吾儒心與理為一釋氏以事理為
不緊要而不必理會吾儒則事事要理會都靠實做將去
又曰彼以性命為空

彼以為空徒知寂滅為樂不知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
見形不知有真妄之別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
絕雖有所謂徹神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救於滅理亂
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
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老子猶自
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
人摸索不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佛氏要空此心
皆是安排子思作中庸只戒謹恐懼便有長在不用安排
又曰佛氏盡出老莊

朱景文唐書贊說佛多華人之說譎者據莊周列禦寇
之說以佐其高釋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
言彈琴弦急則絕緩則不響日緩急得中諸音普矣其初
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後漢永平二年庚申明帝夢金

人使蔡情等使西域之迦葉摩騰白馬駝經至關中
國之有佛書自此始至晉宋間多剽竊老莊列子以為
談義其後達磨來又談禪唐蔡子一篇都是禪佛初來
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
清淨經文都偷佛家言語佛經言色即是空把受想行
識四字對一箇空字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謂皆空也清淨經偷此句意却說無無亦無是偷得
他色即是空都不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
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取得佛家瓦
礫殊可笑也

程叔子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

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只可謂
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萬物同流各正
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則有所謂道也天
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別曰此為人之性彼為物之性
及其隨所稟受則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牛之性不可為
馬馬之性不可為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清濁人
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稟則可
佛氏乃欲混為一區安得識性

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
謂知鬼乎

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漸滅就盡而已釋氏

謂神識不散復寓形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又曰佛氏輪迴乃變恠之間有遊魂紛擾萬化中之一二非理之正或疑三生作國主死而精魂不散復借父精母血以生其形如此則是父母之名皆假托之具以啓天下後世不慈不孝之心。昔曹操令路粹誣孔融之言曰父之於子何親本意欲爲情慾子之於母何爲譬如寄物甕中出則離矣此其假佛氏之言以殺天下名士其罪可勝誅耶。

朱子曰昌黎謂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緣不去心上理會失了堯舜相傳心法止從言語文字上做一場話說佛老之學雖不正他却從心上起工夫所以儒者多被他牽引入去。

先生曰佛教入中國非特人爲所迷鬼亦被他迷惑如大乾廟塑僧像勸其不用牲祭之類蓋緣人之信向者衆鬼神亦只依人而行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者已自難。潘君云其父嘗見濂溪子環溪元翁者與蘇黃學佛談禪盡失其家學之傳渠已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化存神又如何或言歐公闢佛其妻某氏及其子禁已自變了。

又曰自晉至今溺佛者多矣爲儒而卓然不惑昌言以排之而不畏禍福者其昌黎一人也哉。

史言自晉及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

愈獨引聖道爭四代之惑卒入顯于時昔孟子詎揚墨
去孔子方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亂反正功
與齊而力倍之又考公神道碑其遺命喪葬無不如禮
俗習夷教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忌陰陽吉凶一
無汗我朱子謂按此可以見公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
端至此不變可為後世法又曰其排斥異教亦據所見
言之一旦至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能以理義自勝亦
足滌情累而空所碍之懷其於所守初不相妨也豈以
異教一言而便失其常度哉

朱子論王蘇象山慈湖及諸儒溺佛之失愚並疏于後

南封荆國公蘇東坡先生謚文忠公陸
子靜世號象山先生楊慈湖李於象山

朱子曰二氏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
而王氏穿鑿尤無理義蘇氏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
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才識氣槩足以震耀
而張皇之非王氏比也第語道則迷其本矣又曰荆舒
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伏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
公早捨蘇張之緒餘脫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
之不知道可也又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
却以吾儒說話遮掩欬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
不礙愚謂釋氏說死心象山說活心只是拈弄精神
於已發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致
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了見性成佛之說無吾儒

心養性已上一段以二六慈湖於扇訟之次問曰敢問天下如何是良心象山離席大呼謂適坐剖決是非即是此所謂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決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為好仁非者非之即為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為把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呆老者為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呂居仁輩多慕尚之反為所薄某與張侍郎書曰左右得把柄入手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只於自己精魂上認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放棄云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脾切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僧家要有行解行是行已解是禪人若識得透平生罪惡皆除如玉發道誦廣州反在彼說理非細學得底人有多少機鋒將來弄一上便收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亂臣賊子之三窟爾

又曰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萬歲之文字非一己私若吾儒之道則若四海九州千萬人當行之路不可不辨今取其與當時諸儒言者多是使學者知所趨向云

李伯問天命謂性如何朱子曰公以為此句空無一法耶則浮屠勝以為萬理畢具耶則儒者勝可一言而決渠遂無疑釋氏謂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大本若聖門謂心則存天命討惻隱羞惡心雖是并該

備無心外之法。問儒教本人事。緩於見性。釋教本死生。急於見性。答曰。孔子性天道。孟子道性善。人學天學。緩乎急矣。聖賢盡心知性。躬行自有次第。緩亦不得。急亦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非如釋氏一見透。已上蔡云。釋氏論性。猶儒論心。釋氏論心。猶儒論意。精矣。問釋氏敬以直內。有矣。未能方外。曰。此謂有心地上一段工夫。但他用工。全不管着。所以無方外一節。本亦不相貫。此以五穀爲根株。生華實。可食。彼以第禪爲根株。生華實。不可食。參不以根株愈疾。鈎吻以根株殺人。其毒不在外。問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曰。性無偽。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此即天地萬物之理。非我得私學以盡心。知性知天者。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異學乃欲空妄心見眞性。是非欲固天地公共之理。以爲一己利。惟恐其死而失之耶。想公初讀孔孟伊洛書。是資舉業。後來學佛。乃怕生死。始終皆是利心。今又云輪廻因果。是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非之。某曰。此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連高卿喜佛學。一日千里。致書有問於朱子曰。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卷曰。此說亦未爲非。若以天爲主。則是天地間一箇公共之理。無人物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非我所私。若以我爲主。則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把持作弄。到死不放。

則死而不亡，乃是私己之尤，亦何足以與語死生性命之理？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各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頭換面自死自生，全不由陰陽造化而天地陰陽造化亦無所施矣。陳經正問天地萬物之性皆我之性，不知我之為我矣。曰：伊川言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此正釋氏以虛空法界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又曰：盈天地間皆此理，佛認為己私可乎？吳人傑問曰：釋氏所謂豁然大悟，則通身汗出，心思路絕，夫理盡見，乃禪學悟入之機，儘自脫洒。荅曰：他只見外面影子在，籠侗恍忽間，不曾見得裏面真實底道理，只好隔壁聽，他只認箇識神為性，豈知吾儒之性即天理也。日用常行零碎去處，無不求盡此理，從脩齊治平做將去，渠却一切掃除了。又與張敬夫曰：釋子作弄精神，無復儒者着腳實地工夫。愚聞之，師曰：正道之難行也。久矣。二程以來，如王蘇、善陳所好，固雜矣。當乾淳之際，正學大明，朱子出而統一之。且若渾然無間矣。胡為陸象山猶以直截理會為易簡工夫，以讀書議論為蔽其本心，是雜於禪學也。朱子嘗攻之矣。又曰：葉正則無事時則讀佛書，以為知世外瓌奇之說，本與治道不相亂。所以參雜辨事考，亦是讀書不深考爾。其說固為可駭也。又謂陳君舉見得不親切，遮前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朝新婦模樣，謂之見道可乎。宜其下於此者紛紛出。

入佛老而亦有一定之見或者反借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其傳取其說做已用是為洛學愚謂脫有之是亦問禮老聃之意云爾又不然佛者曰孔子亦吾師之弟子也嗚呼邪說誣民豈忍言之哉

又曰釋氏立心堅苦用力精專亦有大過人者卒如所願而亦有見焉但其學不正爾

為其因地之初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自肆是以叛君親棄父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已隘而勢亦以逆矣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而不知其有罪其

所以能惑世罔人者亦自持一偏之見而自以為善爾又曰釋氏能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足以惑人者其說有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慾世之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世之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髮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愚廣是篇畢或問世有三家之說朱子何拒之深也曰三代降漢異端迭興三教分儒世道益壞一而三之古無是也自有天地以來則有儒有書矣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得洛書以敘九疇文王因先天以衍周易至武王與周公得箕子者出作為洪範是儒之有書皆因天地自然之

文假聖人之手而成之也豈有一毫造作而出於人焉哉吾夫子生於晚周始集大成而統一之六經皎然如日月行天儒道至是大明矣當是時正學修明邪說不作天下一家五千文且未有也四十二章何從生哉故曰以三家名者後世事也古則無之以一分三世儒始有逃而歸之者是知有二而不知有一也知有一而不雜於二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昌黎韓愈宋得六君子焉曰周程張邵至吾朱夫子而一以貫之也此六七君子儒之真也所以能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立天地心生萬民命者在此彼二吾一者所以胎世變之紛紜不知何時而極也或於邵子有疑焉曰朱子辨之久矣吾於不信不佞八字中有以得邵子之心夫何疑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爲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而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終曰自太極肇判以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至今大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

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
宙更革安有一人一物之常在有如虛誕之說者惟類
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尔寒變燠燠變暑暑變涼涼又
變冷變之中有化焉故春化為夏夏化為秋秋化為冬
寒暑代謝無有窮已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
而不能違也腐柱生芝麻扶蓬直魚化龍濟者變而飛
雀化蛤飛者變而潛鷹化鳩惡者變而善鳩化鷹善亦
可變而惡狸變而豹豹變而虎小固可以化大矣惟聖
罔念作狂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惜哉以陰陽推之亦無
有不可變者况靈於萬物而為人乎瞽之子可為舜塗
之人可為禹陋巷之如愚可以為聖人此善於變化者

也其不善變化者卅朱商均不肖其父夏癸商辛不類
其祖下惠跖蹻弟不能化其兄桓魋司馬牛兒不肯似
其弟人為天地萬物之靈而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
善是有負於天地之化育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
如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間域則無愧於為人而可與
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言敬其將曷以此變
化一篇所以殿諸篇之後者以此寧按注文太極筆判
論見象數篇辨正下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曰變者化之
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為陽陽化為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躰言則皆是化到
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自

夜而晝，柔變為剛，寒變為暖，自萌芽變來成枝葉，突然浸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為柔，暖化為寒，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縮去，以至於無者，化也。又曰：陰變為陽，變是進，自然長得猛；陽化為陰，化是退，自然消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為退；陰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神無方而易，無形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知方在春或巳為夏，方在秋或巳為冬，易無形者，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而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躰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裁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

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豈有定躰往來不窮，謂之通。因其變而處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化是箇宜宜地漸去底。

意思如天意漸漸涼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其中且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
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
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
得此便是通只就化處裁截便是變就變上處得好便
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自陰了反陽
陽了反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
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之地易裏纔見陰生便百
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
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
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
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
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

不起了。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一
二世便一向扶不起了。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是如康
節所謂秋之春時節也。

又曰看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停。如大
車一般。一恁袞將去。聖人只隨他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
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乾六爻六陽逐爻取象。言聖人居住節次所處之位不
同。潛見惕躍飛亢。隨所處而皆當。潛則隱於下而未用。
田是平地。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
行而未至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是不
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不離

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不似九
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
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
上九又亢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難了。看來人在天
運中無一時閑。跳得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
潛龍。言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袞將去。
聖人只隨他恁地去做。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今人只坐時見他健不健了。不
待攷事而後見。

朱子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

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可以知人之貴賤壽夭後見草堂先生又謂元城極愛說話其在南京四方之衝也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縱口極談無所顧忌其死之時乃宣和二年年七十八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爾元城與陳了翁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

在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愚曰紹興初維揚馬永卿作語錄謂親見元城來年可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闔爽每見客無寒暑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躰無傾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馬云疏其語時今已二十六年則紹興

五年云元城死時十五年爾元城初從司馬溫公學從不妄語一句入得此欄柄終身持守得定德成行尊海內仰之過嶺即斷酒絕慾徧歷水土惡弱獨無恙精神壽考非常人所及

邵子先天方圖圓圖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交感之妙也人物化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物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而

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
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也其交
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
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
以爲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故與天地同運而
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人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
有能得天地之道執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爲天
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
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
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
之清而正且通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
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
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
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
獸橫生草木側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背天足
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
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
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
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

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
西有白虎說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
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
如牛羊之類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
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瞑惟龍不麗此數神
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
能飛然東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
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
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
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
鳧鴨飛捨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戌至酉
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擊
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
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
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
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
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實木
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
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
久而生物不息也歲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
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歲自陰之長數言之二年為增一歲自

陽之分數言之二年為減一歲

天以一三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少至亥為陽長陰消其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為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為陰陽極則陰生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為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為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為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為陰消盡其數則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為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傑曾次狹甚着事不得有咎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說了只管跳躑暴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徒絳灌之說帝亦謙讓未遑終是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為輔艮六五為輔何也曰咸以兌上為口艮以九三為心故以五之陰為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

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体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体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爲己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爲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能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利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讓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義五伯尚言入于利下於五伯夷而已矣豈忍言哉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三代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去人倫則夷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况以刃多殺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而一身之是非

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不係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乘之漢唐而下千三百年間未免架漏牽補過了時日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歛然規矩準繩之儒而姍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

欲日究汗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顯善顯惡勸戒後人故傳采焉辨說經傳曰譬言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為善則行蘇驩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

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然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子莘紂之宗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茲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總備古今之要畧云

上上聖人太昊帝伏羲氏火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五帝也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加矣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子集大成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為九等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為上中以下析為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顏二氏之辨于后張曰老子之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文伯之父違於禮典動為聖人所嘆言為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官刑怨刺而作乃在第六嫪毐之烝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

其餘差違紛錯不少本欲求究而尋遇實民之難使之然乎顏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氏輒申所見摭摭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暗時復及焉

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四一十六等上而皇帝王伯下而士農工商賢愚相遠遼絕矣

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物當兆兆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兆兆之人豈非聖乎故千千之民分一民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兆民者巨民也物有大小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就賢如飢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躁貪名

遂非耽酒好色惡直惡卒災樂禍嫉良善如仇讎犯刑憲如衽席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有三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輕斯世者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爲善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皆被引用則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愚曰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爲善南軒之言所以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先生之言可爲萬世法邵又曰堯舜之世難乎其爲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紂之世難乎其爲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此又係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本惡也

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爲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賦予萬物之本然者純粹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

地之性未嘗離乎氣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楊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楊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爲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黃勉齋

有言。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朱子之說始定。信哉斯言。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性矣。以子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中湛然萬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故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

近而習遠者何也曰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

暴自棄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非毀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說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受人說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

也誠之者所以反其...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
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大德必受命者
德即理也程子謂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
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
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是差互天命不可
易也然其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
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
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我
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

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_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內頓然便恁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
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惑
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四
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
曰元亨利正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波處
之各得其分而不亂與萬物同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幾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入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疊疊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由天命相流通無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凝礙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

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二十年分爲兩節所以開其大之基後三十年分爲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黃勉齋謂說者以爲聖人立法讓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始爲是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第一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為五常萬善。皆理也。西山真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躬。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賦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軀虛靈知覺是心之。

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日沒光託於月。孔子亡矣。道託於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為所至遠近。不失今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崇身肥家希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

有真能立伊尹之脩養于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
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
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
嘗無顏淵之學顏淵居陋巷而有為邦之間未嘗無伊
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緣飾
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
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無愧於鄉進思盡
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實勝之善而無名勝之耻由是
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顏者可反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

閉賢人隱

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
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
何天地不變化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碍
孟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
裏來曰知皆擴而充之又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
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
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

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又以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殺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雖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

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又曰敬字通貫

動靜真氏曰冬氣閉藏不密溫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靜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蓋自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呂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子盍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之全體不假脩為而尚存乎敬况學者乎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最於敬之一字為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跋天原發微後

涇前年於虛谷方公見所為鮑公魯齋天原發
微序未見其書屢從魯齋求觀歲甲午十二月
始盡得讀之如靈犀照水百怪洞見無遁形也
如導江自岷一寫萬里注之海也如一聚狐之
裘其完無際而人不知其得之之艱也魯齋真
人豪哉予與魯齋為同年貢士亦學性理而魯
齋之博極予實不如不謂之人豪而何虛谷公
文學海內寡二贊美誠至所謂已經平子予安

能如陳師錫讀五代史於佛頭上著糞猶敢贊
一辭曰首一篇太極綱領也次動靜至鬼神致
知事也末一篇曰變化誠意事也易知崇語博
文孟子博學詳說致知之類也易禮卑語約禮
孟子反說約誠之正之脩之之類也古大人之
學如是而已伊川易傳晚年方正止於論理魯
齋此書起義暨朱中列玄虛訂以堯夫於象數
無復遺今年七十有一矣吾才已愧君子齒復
先我撫卷三歎敬書其後元貞丙申曹涇跋

天原發微後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未絕地天通以前書傳之所賾記不可考已由是而有歷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礫攘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爲深遠而難言邪天之未喪斯文而

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至哉其自爲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
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盛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
美而其妙復歸於無跡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
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
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
民位曰天位賤曰天賤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
爲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爲孔

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熄漢學興
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
者溺清虛釋老十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
謗天爲茫茫而若無預吾事於是周邵程張
諸大儒同時參立於隆平之代築其狂昏震其
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天得新安
子朱子即爲之釐析剴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
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恨士之幸而逢在斯
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

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
身恃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乎行
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
遜之士必有精其學而慮於家者一日新安方
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
卷相示讀之自太極渺茫之始至於形之所倚
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擬精粗內外無所
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一景翔嘗
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
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
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魯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豈不信然屬使君已爲序引俾
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大德己亥歲季冬望日
剡源戴表元序





